



## 文理兼攻，譯創並舉

### ——我的學術歷程（節錄）

輝社 黃大方

我的學術生涯，可說是一波三折，曲折離奇。在中華中學就讀高中，我深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報名填志願，我父親建議我學醫，我婉拒了，報的全是工科，首先是航空，結果出榜時，發現鄭偉榮和我都被分配去讀英語。在當時的「服從祖國分配，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之下，我也就高高興興地去學習了。



▲黃大方校友

### 英語教學、翻譯出色

大學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安徽合肥，不到一年，就先後被下放兩次共 12 年，頭一次 4 年，第二次 8 年。期間我總是想方設法去保持和提高我的英語水準。第一次下放，我就訂閱了國家對外出版的《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加強閱讀，「保存實力」。在第二次下放結束，就是「文革」結束之後，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國外出版的英語教材、科普讀物、百科全書、專業著作、收錄機說明書、藥品說明書，等等。

正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的翻譯和寫作能力大有提高，除了從事英語教學之外，還擔任了遙感研究生的英語導師，參加了兩淮（淮北與淮南）煤炭基地地質資料的翻譯工作，又與人合譯了連雲港蜜蜂研究所房柱教授所著 Propolis 一書，向意大利推廣蜂膠。還開始從事寫作一些與科技英語、醫學英語等有關的短文，發表在面向大學師生的雜誌上。宗家源看到了雜誌上我的一些文章，憑他的直覺認定這個「科技英語」作者黃大方不是我還有誰，就發信聯繫某雜誌編輯部，終於把我找回中華中學校友會了。

1984 年，我申請回廣東工作，被分配到汕頭大學外語系任教，除了擔負英語教學工作之外，還被委派為《汕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和《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的論文目錄和提要的英譯審校，期間還在 90 年代獨力翻譯了 Shantou the Beautiful（《美麗的汕頭》，汕頭市建委編）及 What I Expect of Shantou University（《我對汕頭大學的期望》，李嘉誠作，轉載於《李嘉誠與汕頭大學》），又與人合譯了《漢語口語 ABC》、《汕頭大學本科課程簡介》和 Shantou University 圖冊等。

### 漢字和漢語研究

既然要從事英漢翻譯或者漢英翻譯，就不能不涉及漢語的研究和查字典的學問。我研究四角號碼檢字法，特別是統計了它在我國古籍中的使用情況，認定它是查找古漢字最方便的檢索方法，因為如果用拼音法很多人一開始並不知道某個古字該怎麼讀，而用部首法在某個部數完筆劃還要到該部再查。我還認定它也是查找漢字最快捷的檢索方法。但它也同漢字其他檢索法一樣，同音字多。我打算用一些辦法把它優化以減少它的同音字，但收效甚微。我除了提出四角號碼法可以採用「一字多碼」的方法來加快檢索之外，還建議優化它的查字口訣，寫成論文。我這篇文章與另一篇《現當代漢語動詞用法的增長及其在香港社會中的表現》，均全文轉載於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 H1 語言文字學》，算作國家級論文。

### 廣州話研究

我對廣州話的研究，起源於我小時候常常到外祖父鄧爾雅的家裡玩耍，見到他時放下手裡的工作，在家裡到處走動，口中念念有詞：「東董凍督，空孔控哭」。我當時不解其意，但印象很深刻。及至上個世紀 50 年代末或者 60 年代初，我在安徽合肥工作，在新華書店偶然翻閱一本《廣州話淺說》（王力著），發現裡面也有「東董凍篤，空孔控哭」。開始認為這可能是廣州以前的私塾教小孩學習廣州話字調的口訣。我一方面背誦這些口訣，另一方面我更感興趣的是收集和研究廣州話的變調字，無論是走路、坐車、睡前等場合，都可能在想廣州話某一個字或者某一個詞裡面的某一個字是否變調了，從什麼調變成了什麼調，等等。我研究廣州話的第一項成果是《論廣州話的變調兼評諸家之說》一文。



▲ 書法家鄧爾雅是黃大方的外祖父

我研究廣州話的另一項成果是在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1995）上交流的《近年港版語文詞典在粵音標注方面的一些問題》一文，於 2002 年 8 月獲世界華人交流協會及世界文化藝術研究中心頒授的國際優秀論文獎，並因此而被一些刊物轉載。

### 物理學研究

我的物理學研究，嚴格地說，是電工學研究，主要是製作和改裝一些日



用電器和電測儀錶，始於文革初期晶體管問世不久之時。大約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期間，當時仍常常開會，大學裡有的女老師開會時打毛線，有的男老師晚上學裝製半導體收音機。有人說：路線鬥爭變成線路鬥爭了。有一個發燒友慫恿我也去製作半導體收音機。當時我一個月工資才幾十元，就在發工資當天通通拿去買了一些收音機零件、電路板、鉚釘、萬用電錶、電烙鐵、焊錫等，動手幹起來了。

可是被一些資格老的發燒友看到了，他們認為業餘愛好者就應該像個業餘的樣子，什麼都親自動手去製作，而不是去買現成的。其中一位向我展示了他用毫安培表頭製作的萬用電錶，另一位則向我展示

了他利用變壓器次級線圈短路就會發熱的原理製作的「電熱槍」，外形像手槍，扳機就是開關，槍腔裡面是變壓器，變壓器一側有一根稍粗的銅線伸出大約半尺左右，繞了兩個小圈，又回到變壓器另一側。這兩個小圈是發熱部位，兼起著吸錫的作用。我平心靜氣一想，自己動手去製作這種「電焊槍」，我要有變壓器鋼片，要有漆包線粗細搭配的知識，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好的隔電隔熱等絕緣材料確保安全。至於製作或者拆裝萬用電錶，是我製作了收音機之後的事。



▲ 2012年大方在回歸塔前攝



▲ 2012年大方在羅便臣道123號舊校址門前攝

我拆裝我的萬用電表。在設計中的一個問題是研究把測量直流電壓和測量交流電壓的靈敏度設計得完全一樣，例如都是每伏1千歐(1KΩ/V)，但發現總是要各用各的測量電阻

串，兩者老是不能合在一起。我夜以繼日地在我的歐姆定律小實驗室裡面畫來畫去，算來算去，焊來焊去。記不得是哪一天，我有意無意的把原先夾在兩條電阻串接入處抽頭點之間的那個電阻器移到夾在表頭負極與測量負筆之間，奇跡出現了！這次移動之後，兩條電阻串自動疊合成為一條，計算表明這正好適合於設計目標定為每伏 1 千歐的測量交、直流電壓各擋共用，實測亦無誤。於是有了我自己設計製作的萬用電錶，不但測量線路簡化而且轉換開關線路也隨之簡化，轉換測試量程和項目可以使用  $2 \times 11$  等最常用的波段開關，甚至可以乾脆採用舊電子管插座把萬用電表改製成「插孔式」的。



▲ 黃大方與同班好友伍街道

我一直認為只不過是些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從來沒有打算寫稿發表。到 20 世紀 90 年代，我在汕頭看到《電子報》上公佈了第一屆全國家電維修技術精華徵文大獎賽的成果，並且要繼續開展下去。我查閱了一本《萬用電表線路集》和一本《國外萬用電表線路集》，發現絕大多數線路之中測量交、直流電壓的電阻串都是分立的。我終於意識到，我這個設計打破了萬用電表發明近百年以來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交直流電壓測量電路不能二合一問題。經鑽研後我在寫文章時，在我設計中移動的那個電阻器旁邊標上星號，把這次移動稱為「星移」，把我這一設計方法美其名曰「星移斗轉法」，寫成《用星移斗轉法設計與改裝指針式萬用電表》一文。

在數字式萬用電表問世多年而指針式萬用電表一度停產之際，我這一設計獲得 1995 年全國家電維修技術精華徵文大獎賽第二屆三等獎，並於同年列席第一屆國際華人物理學大會（汕頭）。另一篇同類文章《再談星移斗轉法》刊登於大獎賽第三屆的文集《全國家電維修徵文大獎賽精華·常用儀器儀錶維修技術精選》第 7 卷上。（兩篇文章同屬於《精華》全套第 7 卷）刊登這兩篇文章的兩本文集均有寄贈廣東省圖書館等作為館藏。



## 數學研究和創新

我退休多年之後，不再玩 ABCD，而是玩 1234（不是 do re me fa），包括數獨、幻方等數字遊戲。我在「中鋒兩翼對應級數」原始數陣的基礎上製作出最初的一批百變幻方來。此後，我深入研究了百變幻方的特點，終於可以不再依賴「中鋒兩翼對應級數」原始數陣就製作出一批又一批百變幻方來。

## 結束語

假如有人來問我為什麼能夠做到「文理兼攻，譯創並舉」。我會回答說：首先要感謝中華中學給我 3 年多的求學機會，為我的數理化和中英文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其次要感謝這個時代給人們帶來了個人電腦，不但使得我從事中英文打字更加便利，並且為我提供了迅速而精確的計算手段。「多動腦，勤動手，小天地，創天地」就成了我做學問的要訣。

## 黃大方簡介

黃大方，現代著名篆刻家、書法家、訓詁學者，亦是中華中學早期教師鄧爾雅的外孫。

1952 年高中畢業於中華中學後回內地升學，大學畢業後長期在內地高等院校擔任多門學科的教學、科研和翻譯工作，退休前為汕頭大學外語系副教授，兼任「香港大學內地校友聯誼社」汕頭分社理事。他文理兼攻，譯創並舉：翻譯方面，所譯的李嘉誠先生之《我對汕頭大學的期望》(What I Expect of Shantou University) 一文，曾被轉載入《李嘉誠與汕頭大學》一書內。論文之中，《用星移斗轉法設計與改裝指針式萬用電錶》一文，在 1995 年獲「全國家電維修技術精華徵文大獎賽」第二屆三等獎，獲准列席第一屆國際華人物理學大會(1995 年汕頭)。研究粵方言廣州話的《近年港版語文詞典在粵音標注方面的一些問題》一文，獲一項國際優秀論文獎，等等。